

客

座

贊

語

客座贊語卷七目錄

海忠介公

子新字

天上見龍

姚欽初先生

夢徵

水異

崔老數學

鐵塔寺

永慶寺

書品補遺

自草墓志

吳公擇婿

東橋先生友誼

曾大父釋盜

馬文璧竹枝詞

畫品補遺

仲衡厚德

二則

家居進士爲考試官

先賢著述

金陵人金陵諸志

南京諸志

吳小仙

楊公文鑒

生殯

黃許二老人

丹丘隱德

白塔

王襄敏公不易居

劉清惠公軼事

少治先生里居

水田詩句

南都舊日宴集

金陵諸臺

辛水東流

神敬貴人

路傍甲士

南都詣醫

守吉奇治

艾千戶

報恩寺塔

異僧

掘地得古鎚斗

巡城

輿馬

俗侈

女肆

玄武靈籤

籠籠

產怪

白兔白猿白鼠

紅鶩

烏龍潭

盧苑馬

讀書五色筆

盛仲交

小丸華

梁八老

欽天監爲順天府丞

沈侍御

王奇

王元吉

王顯

李疑

客座贊語卷七目錄終

客座贊語卷七

遯園居士輯

橫塘漁父批

海忠介公

海忠介公爲南右都御史，風猷肅然，與李敏肅公管察事秉公持正，卽權貴關白畧不少徇。留都清議因之愈重。一日因送表向三山門內一孝廉家借坐，孝廉家屋極壯麗，憚公清嚴，聞其來，盡撤廳事所陳什物，索舊敕，持數張待之人，謂有楊綰令人減騎徹樂。

之風。公每出行所至人必擁輿左右聚觀之。婦人童孺咸囁呼鼓譟。卽司馬溫公之入汴不是過也。其初來蒞任止攜二竹箒簷舟泊上河。人猶不知。嘗病延醫入視。室中所御衾幘皆白布。蕭然不啻如寒生後薨於位。以如是人品乃一給事中從史一督學御史以至後惠文彈之。嗟乎。坐烏臺中呵佛罵祖者豈獨一張商英哉。

東橋先生友誼

王逢元子新父南原公韋與東橋先生友。祝子新猶

子也。南原公逝，予新一日答庄戶，邂逅致死。予新懼夜攜其妻叩先生之門，告曰：吾遭人命，事將遠遷，以吾妻累叔父。先生曰：毋遽爾。我爲若解之。秉燭作書數函，亟遣人投於當事者，比天明已得從輕發落矣。公愛予新之才，屢至書室中，屏幛必予新之詩與字。或問公何偏愛予新？乃爾先生曰：不然。予新詩才實高，其書真度越流輩耳。蓋欲爲之延譽也。又人有丐先生文者，先生輒令以其洞筆，物送予新，而予新多狹鄙，得財即貢諸倡家，赤貧如故。先生雖知之，終弗

倦也。余內舅少冶王公爲先生門下士，親爲余言如此。

子新字

東橋先生寄子新過秦樓詞云：虎卧天門龍騰鳳閣，書法王家原妙畫爛衣襟磨乾池水，透得舊來關竅。更狂僧醉聖探奇掇雋從橫顛倒愛青年方盛高名，歎起萬人稱好嘆拙手勉強挑戈依稀撥燈那識就中天巧欲取金丹并擣洛賦子細從君論討只恐揮毫遲留迅疾肘腕不禁衰老判千金買紙如山倩。

渠長掃又跋其所書蘭亭卷云吾國王子新英年邁起遂擅海內書名或者議其真書稍肥余謂莊重沉着脫去佻巧獨得鍾王遺法賞愛爲極其爲之標譽如此

曾大父釋盜

曾大父方竹府君嘗冬月夜起庭中便旋仰面見樹上棲一人呵問之其人懼而墜地匍匐不敢起府君頰視之鄰家子也慰撫之曰爾雖貧柰何爲此爾第歸質明來當有以濟爾翊日密與其人錢粟去終不

爲人言後病易簧時呼先大父與伯祖戒之曰人不勤苦自立一旦饑寒迫身斯爲所不可爲者有矣如吾所遇鄰家子是也因具言其事徵其姓名卒不答曰爾輩第膽爲戒可耳何用知若人此與王闢之渥水燕談曹州于令儀事正同

天上見龍

沈願貞先生名九思舉嘉靖癸卯鄉試上公車日其父蚤起送之行至北門橋唱經樓口見空中有龍天矯而行頭角鱗鬣分明畢見懼而潛於道傍屋簷下

須其過乃出時以爲瑞已而頤貞卒於京邸龍乃咎
徵曾見占候書李衛公望江南云凡出行遇水族蛇
虺之屬多不吉此非其類耶

馬文璧竹枝詞

楊廉夫西湖竹枝詞一卷所載名士甚多中載馬琬
字文璧秦淮人自少有志節詩工古歌行尤工諸畫
皆其天姿之所出也其竹枝詞曰湖頭女兒二十多
春山雨點明秋波自從湖上送郎去至今不唱江南
歌頗見婉麗此亦金陵詞人之一也惜它作不多得

耳

姚叙卿先生

姚叙卿先生年二十餘舉嘉靖丙辰進士官太守再出以事忤江陵意罷歸優游里中垂三十年以詩文書法自娛所著有錦石山房稿其文不事谿刻而清真恬淡類其爲人詩亦與文埒字結構師歐陽詢勁媚遒雋家富而工賞鑒所儲古畫鼎彝之類甚夥屋室花石雅致獨絕一代之偉人也嘉靖乙卯先大夫與先生同補博士弟子余以通家子侍先生最蒙賞

譽嘗爲詩贈余以貢赴試闕下今猶藏之笥中

畫品補遺

金陵瑣事載國朝金陵畫品備矣然尚有數人焉宋
臣字子忠號二水善畫山水人物遠宗馬遠李唐近
效戴進吳偉極妙臨摹元宋名筆皆能亂真載圖繪
寶鑑又有朱希文者善畫梅花與林旭同時見陳中
丞鎬金陵人物志陳別駕銅號遲宜子善畫蒲桃其
配金夫人善水墨畫所作蕃馬峭勁如生萬曆中王
元輝者以貲郎官四川藩幕善畫從文氏父子入門

後學郭熙巨然倪迂等皆有其家法鑒畫亦有獨見
舊院妓馬守真號湘蘭工畫蘭清逸有致名聞海外
暹羅國使者亦知購其畫扇藏之

夢徵

先大夫萬曆甲戌赴試正月初一日抵徐州旅舍夢
一人手持數錢禱於神曰六個錢作狀元覺而意之
必已中二甲前其六人前乃狀元也已中會試第四
十名而孫公繼臯第三十三名爲鼎元相去恰六人
六巧合如此

水異

萬曆戊申夏大雨驟作江水氾濫從來所未有也張
韞甫爲余言鼓樓旁有園丁以築蓬苦靛網一日偶
揭視之見靛上有一龍蟠曲之跡鱗甲爪鬚纖悉畢
具又江上有漁人遙望水面一葦席浮至近視之上
有小兒坐木車中生可數月耳葦席下羣蛇蜿蜒蟠
結負之漁人遂收此兒育爲己子

崔老數學

嘉隆中老學究崔自均者焦太史先生之親也善起

觀梅數多奇中焦鏡川大尹當歲考時問以名次崔
占之曰某日出案則第二人如出某日則第一矣已
而果第一詢之則某日前原是第二是日後方置諸
首也先大夫庚午秋闈後往扣之甫入門值崔送客
出已入向先大夫曰得毋爲科第事來乎不必占吾
已得公數矣必中無疑第名次在榜後耳先大夫中
一百三十名不知崔所挾何術也

鐵塔寺

鐵塔寺劉宋名延祚寺宋之正覺寺也王荊公嘗於

寺西作書院有軒名籜龍法堂西小室爲宋高宗元
懿太子專攢宮金陵志稱建炎三年三月苗劉兵變
四月高宗復位幸江寧府駐神霄宮改江寧爲建康
府六月立專爲太子偶宮人持金爐誤墜於地太子
得驚疾遂不起高宗立新宮人權厝於寺按此所紀
甚詳明太子固以疾薨也劉後村詩細認苔間字方
知鑄塔時不因兵廢壞似有物扶持古殿人間少深
窓日上遲僧言明受事相對各攢眉蓋野史載張魏
公因苗劉僞立太子事并其乳母生瘞之高宗晚年

無子深以爲憾有寧死不用張浚之語夫史明載高宗反正一月後方冊明受爲太子矣立而又何爲殺之且兵變在臨安非建康也乘輿反正冊立東朝太子稚幼無知魏公何忍爲此羅景綸鶴林玉露載之甚具信乎其爲齊東野人之語矣

永慶寺

永慶寺有磚塔五級相傳爲梁永慶公主所造考前志俱不載元人金陵新志第載永慶禪院耳而于紀烏龍潭下注云在永慶寺前其專名之爲寺不知自

何時梵刹志云國初徐都督增壽重建請賜額此寺所由名也人言寺基舊廣甚西至今京都旗手大倉東至北門橋又云倉中有石碑今不知所在寺南有謝公墩正在冶城北爲李太白所咏處

書品補遺

瑣事載金陵前輩書法亦有遺者國初劉中翰理子素孫良三世能書皆官中書舍人羅參議麟明敏善書劉千戶蒼能爲趙松雪書沈休齋鍾書道勁盈尺竟壁無傾斜朱參議貞幼工楷法晚變爲行益妙

陳自菴欽字工人多珍愛之黃珍書學徐九峯能亂真陳別駕銅號遲宜子書法褚河南所摹蘭亭奕奕有致又嘗書小詩於牡丹花玉簪花瓣子太史沂手背而爲冊至今猶存王太守可大行書法趙松雪大數寸者尤佳余有所書陶詩一幅風神遒勁上逼古人今世不多見也朱太守音行書學聖教序結構不失小篆學嶧山碑于鍾鼎文尤妙說者以爲豐南畱之後一人

自草墓志

自草墓志示不求於人。自盧苑馬璧黃吏部甲楊太學希淳外。如王僉憲麟年八十三。王太守可大年七十九。皆自草志。而太守之銘文尤爲奇偉。許奉常穀亦自草行述。至劉清惠公又預求王公廷相作墓銘。此公慣作此出塵外事也。

吳公擇婿

周約菴尚書父衛軍也。家於交石。吳尚書之側。開小酒肆。尚書十許歲時赴塾師。常過吳交石。尚書門吳。

公目而器之。因許妻以女。一日召其飲。坐上果有藕。杏。吳公出對。句云緣荷方得藕。周公應聲云。有杏。不須梅。坐客盡驚。吳公常語其夫人曰。此子名位後當勝我已。而果然。

仲衡厚德

丁仲衡璿有長厚名。舉永樂甲申進士。官至都御史。爲主事時。御史張政過其門。適遷者來報聞。公失笑。今獲盜者。需公認。公曰。吾家未嘗失也。辭不往。政問。故。公曰。時禁盜。執者死。寧亡吾孰不忍其死也。張嘆。

曰公仁人也因薦起爲御史

仲衡爲御史巡陝右時有行人被酒入察院侮罵臬司皆不平謂公宜劾奏之公曰是醉耳不足校也明日行人果詣公謝皋人悠然服其量

家居進士爲考試官

陶希文舉正統丙辰進士以親老耳疾遂辭歸不仕然嘗應天順己卯成化辛卯浙江河南聘典鄉試於時士大夫不拘見任家居者皆得爲考試官皇甫錄皇明紀畧云楊少卿以服闋主浙江鄉試陽明先生

爲刑部主事以病痊入京爲山東聘主鄉試當時事例固與今更異矣後言官有論劾楊與王者遂廢

先賢著述

金陵前輩多有著述今類堙滅不恒遇見矣暇常摘其尤著者記之其嘉靖以來後裔尚有存稿不悉贊也湯叅將亂勘有東谷集蔣樵林主孝有務本齋詩樵林摘稿蔣慎齋主忠有慎齋稿金陵紀勝續貂小稿詩法鈞玄陶進士元素有萬竹山房稿史雋華山雜著張文僖益有文僖公集倪文僖謙有玉堂稿上

谷稿歸田稿南宮稿遼海編金太守潤有靜虛稿
山十秀集心學探微子司寇紳有雪心稿青瑣獻納
稿江西巡視稿王公濬有嘉遯子集吳進士珵有石
居遺稿童尚書軒有清風亭稿枕肱集海嶽涓埃論
蜀稿籌邊錄夢徵錄沈僉事琮有休齋稿朱參議貞
有息軒稿徐公遠有居學齋集王參議徽有辣齋稿
史疑引笑集丁太守鏞有石崖集金竹溪鋗有竹溪
集蔣侍御誼有經緯文衡續宋論紀行錄石屋閒鈔
吹呴餘音憨翁新錄姚太守黼有休齋集任憲僉彥

常有克齋稿沈憲副鍾有休翁詩集思古齋文集倪
文毅岳有清溪漫稿董學博宣有青田雜錄吳尚書
文度有交石稿賀友菊確有友菊詩集李僉事旻有
容菴稿金都憲澤有容菴集李知府昊有坦拙稿謫
居集徐參議璫有石林稿王吏部鑾有西冶遺稿陳
都憲鎬有矩菴漫稿陳學憲欽有自菴集海山聯句
集王太僕韋有南原家藏集金太守賢有春秋紀愚
春秋或問黃長史琮有宗說求志稿行義稿楚征日
錄青田稿謫游稿鄰城稿嶺南日課續課東歸稿乞

養堂稿顧尚書麟有國寶新編近言顧氏七記浮湘
稿山中集息園集憑几集登衡小記劉尚書麟有清
惠公集顧副憲璵有寒松齋集陳太史沂有翰林志
誨似錄游名山錄晤言詩談拘虛集維楨錄畜德錄
存疾錄詢芻錄語怪錄善謔錄梁尚書材有端肅公
奏議許山人陸有嘉會齋稿徐山人霖有端居咏遠
游紀北行稿皖游錄古杭清游稿麗藻堂文集快園
詩文類選中原音韻注什續書史會要謝山人承舉
有采毫錄東村稿西游稿在客稿日得錄廣陵雜錄

湘中漫錄沈封君琪有雪厓詩王襄敏以旂有漕河
撮稿督府稿奏議周襄敏金有上谷榆陽二稿徐王
孫諒有居雲稿陳揮使鐸有雪香亭稿秋碧軒稿張
揮使維有青藜閣稿余侍御光有古峯集史廷直忠
金元玉琮有江南二隱稿李副使熙有尚友集明農
稿張孝廉翊有元名臣言行錄宋臨奠錄顧居士源
有玉露堂稿陳參岳鳳有大事記舟談感遇篇清華
堂稿摘存欣慕編宛地梓羅太守鳳有延休堂漫錄
高郡丞遠有飲虹稿張憲副鐸有秋渠詩司馬憲副

秦有蔭白堂稿百卷謝方伯少南有河垣稿謫台稿
粵臺稿胡太史汝嘉有沁南稿王太守可大有三山
彙稿三山續稿國憲家猷陳明府芹有鳳泉堂稿忠
孝說義子野集沈侍御越有麓村詩草韓峯隨筆新
亭漫稿澶淵雜著聞見雜錄春秋傳集解春秋分國
便覽宋史詳節諸史撮抄三黨編藩鎮傳詞譜續集
附餘金孝廉大車有子有集弟大輿有子坤集殷宗
伯邁有逍遙訣山窻漫錄懲忿室慾二編閒雲館野
語金山人鶯有徙倚軒集蕭爽齋詞集許奉常穀有

奉常稿歸田稿盧苑馬璧有治漳備忘錄關中集兩
山墨談客窻閒話東籬品彙李儀部逢賜楊太學希
淳有李楊二子遺稿廖工部文光有萬曆統天賦玄
夷集李明府登有冶城真寓稿姚太守汝循有錦石
山齋稿黃吏部甲有蟄南編年集李臨淮言恭有貝
葉齋稿青蓮閣稿余學士孟麟有學士集杜山人大
成有晞眞集盛太學時泰有游吳雜記游燕雜記大
城山全集玄牘記劉學博士義有新知錄卜州守鏗
有三華館集鄭太守宣化有成趣園集宋僉忠存德

有鴻雪稿管檢校景有西浦稿向州守饗有二淮稿
李經歷曉有賓柳亭稿丁學博璽有希山吟王隱君
可立有詩集小程史引睡集羅主簿燾有淵泉集何
參知汝健有竹素園稿子參知湛之有疎園集侍御
淳之有足園集方山人登有半蒼軒稿盛文學敏畊
有軒居集殷郡丞康有雲樓稿陳京兆時仲有百篇
詩倪明府民悅有江上稿葛文學如龍有竹護齋集
陳文學弘世有延之詩集

金陵人金陵諸志

陳太史沂有南畿志應天府志徐髯仙子仁有南京志劉雨有江寧縣志李明府登有上元縣志江寧縣志焦太史竑有京學志陳太史沂有金陵世紀金陵圖考焦太史竑有金陵舊事周文學暉有金陵瑣事續金陵瑣事二續金陵瑣事王隱君可立有建業風俗記陳中丞鎬有金陵人物志陳參議鳳有欣慕編王太守可大有金陵名山記陳太史沂有獻花岩志金山人鑾有棲霞寺志盛太學時泰有金陵泉品方山香茅宇志大城山志祈澤寺志牛首山八志僧海

淮有雨花臺志

南京諸志

其不係本地人所著者則南部吏部志戶部志禮部志兵部志刑部志工部志通政司志太常寺志南雍志舊京詞林志光祿寺志船政志船政新書江防考後湖志金陵玄觀志金陵梵刹志

吳小仙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慤直有氣岸一言不合輒投研而去成化中成國公延至幕下

以小仙呼之。因以爲號。憲宗皇帝召至闕下。授錦衣鎮撫。待詔仁智殿。偉有時大醉被召。蓬首垢面。曳破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上大笑。命作松風圖。偉詭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慄慄。生屏障間。上嘆曰。真仙人筆也。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人。求畫又多不與。於是權貴人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偉好劇飲。或經旬不飯。在南都諸豪客日招偉酣飲。顧又好妓飲。無妓則罔驩。而豪客競集妓餌之。孝宗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畫稱旨。授百戶。賜畫狀元。印章。

逾數年，偉稱疾歸居秦淮之東涯。武宗卽位，召之使者至，未就道，中酒死于山從遺命葬於金陵。

楊公文鑒

衡水裁菴楊公督南畿學政，評文知其人之通塞壽
夭無不奇中。所刻崇雅錄中士子多爲時聞人矣。卯
試瞿文懿公文拔第一，以爲必中解元。及開榜日，人
以試錄報公，迎而諭之曰：「若勿言，解元是瞿某否？」
答曰：「不也。」公愕然曰：「然則尤瑛耶？」答曰：「然。」後以次占之，
多不爽。次年報會試者至南京，公時飲於許奉常家。

亦先使人謂報者曰會元非翟某則勿報曰翟某也公大喜連舉大白亡算嘗試應天見李种卷拔置前列而語之曰若文多摶敘似胸中有悲苦事种對曰赴試時適喪耦考童生首取趙衢以其塵無夫里之布文獨諳典則故後再試閱其卷對之顰蹙曰汝筆何甚蹇滯恐終身不可望科目矣趙後僅廩於庠卒奪糈壹鬱以死至今學士輩猶多口公軼事稱而慕之後督學房寰至始舉公名宦祀於學宮

生殯

史癡翁常預出生殯已襍賓客中步送出南門一時傳爲奇事。萬曆中齊府一宗人傲而爲之治喪七日賓客往弔。令其婢妾號哭慟者賞之以金不則詈而撻之曰我在爾尚不哭矧異日身後耶。顧目極儀物之盛已自乘筭與隨其後而觀之雖事出不經要之達生玩世異乎世之老病而諱言死亡者矣。

黃翁二老人

無錫黃鴻臚仁卿家於金陵。年九十猶健飲噉。對客拜起如壯年。御女無虛夕。至九十六而終。人問其致

壽之道弗容第聞其烹煉秋石名曰龍虎霞雪丹日
服五分而已公爲顧尚書汝學之姻疑傳其術者也
幼醫許北林年八十餘矣上樓躡屐如飛侍妾數人
余嘗問聞翁有素女之術然乎答曰無之第數日不
一泄則日昏耳鳴百節脹痛必一御女始小挾耳意
所烹腎氣殊異於人故老而健房室若此或曰渠自
有它術秘不肯言

丹丘隱德

王隱君可立人稱丹丘先生西治吏部之幼子也少

有高韻爲諸生謝去翛然塵外家有小園在下街口
蒔花木自娛客至焚香煮茗清言相賞度無客或自
以左右手藏闔雙陸決勝負爲笑樂覩人之貴富漠
如也視已之貧窶泊如也同母兄官太守富厚一無
所干求布衣蒲屨快然自足兄死其猶子以杉板一
副奉之公曰吾自有具矣郤不受縉雲鄭太常汝璧
署京兆事聞其賢請爲鄉飲賓不得已一往後不再
赴人謂有賀友菊之風年九十而終七十後猶手書
所纂小程史諸書數十卷字細如蟲足蠅頭性好謹

語冷而趣遙爲士流所賞而御子弟嚴啞啞終日至今稱其家法焉

白塔

笪橋街北去有小白塔峙於中衢俗傳國初瘞張士誠於下或云士誠之將帥也按此地在元爲龍翔寺基塔卽其寺中物近庠士陳中正者重葺之累甓爲屋障塔前閱所度佛像中有鑄字爲龍翔寺者乃知俗傳之謬矣

王襄敏公不易居

王襄敏公以旅家在聚寶門外小市西去馴象門里
許屋宇朴隘居之自若也爲都憲時每過家必引避
小市口路曰此皆吾鄰居父老子弟爲貿易者吾不
忍以車前三騎妨其務也鄰有老人與封翁善公幼
以伯父呼之旣貴猶不改後有謂其郊居不便勸市
羊市橋北徐宅者公一目卽報罷同年趙大尹守問
其故公曰此府第也門廳廣大必常得青衣者數人
守之吾一老書生安能辦此矧兒輩邪卒老舊居中
其門廳僅如中人家

劉清惠公軼事

劉清惠公麟解尚書歸里常衣白布袍首烏紗巾徒步過其友定陶大尹趙公守家已而某參政者突至不知其爲劉公也頗易之公逡巡一揖而退主人送客入參政問揖者爲誰答曰南坦公也參政大慙沮時參政之輿從赫奕甚且相見不爲禮故也大尹之子爲余言又尚書少從大尹父官千戶名經者授舉子業故與大尹善來則烹牛肚麵觔炊飯待之公所好如此

少治先生單居

少治先生自罷珠厔郡歸閉戶讀書門無襍賓士大夫有過訪者纔一報謁而已年七十餘猶畜少艾間賦詩寫字與二三親友共賞度每花發盆盎中必招客飲飲中好說古詩奇句或古僻事奇人爲令嘲謔相錯風流文雅人謂有東橋先生之風如是者十許年如一日衣必華整四邊以紅紫黃綠帶緣飾之香氣拂人高自位置意不輕可一世以是得簡貴聲然公及見弘正間前輩風檢其深居簡出自重而不輕

與人猶是舊時矩度。在今日恐凝滯不可行矣。

水田詩句

楊水田先生名成舉進士官至四川叅政工詩惜傳世者少嘗憶其佳句云燈影細搖牕外月雞聲忽報屋頭霜楚楚有致歸田後一夕病中賦得白石清江一酒樓黃花無語對人愁之句自知不起遂敕析家政而塲年僅五十有八公與劉南坦公皆受業於千戶趙經先生之門趙先生武弁而攻毛詩精舉子業出其門者多名士有僚友欲聽其講孟子先生必正

衣冠據席而談先生子守亦舉於鄉官縣令

南都舊日宴集

外舅少冶公嘗言南都正統中延客止當日早令一童子至各家邀云請吃饭至已時則客已畢集矣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卓一張散止四大盤四隅四小菜不設菜酒用二大盃輪飲桌中置一大碗注水滌盃更斟送次客曰汕碗午後散席其後十餘年乃先日邀知次早再速卓及殼如前但用四杯有八杯者再後十餘年始先日用一帖帖濶一寸三四分長

可五寸不書某生，但具姓名拜耳。上書某日午刻一
飯卓殼如前，再後十餘年始用雙帖，亦不過三摺。長
五六寸，濶二寸，方書眷生或侍生某拜，始設開席兩
人一席，設果殼七八器，亦已刻入席。申末卽去，至正
德嘉靖間乃有設樂及勞厨人之事矣。

金陵諸臺

六朝以來諸臺今惟昭明太子讀書臺在鍾山之上。
雲光雨花臺在聚寶門外。越王臺在馴象門內小市
口。宋元嘉鳳皇臺在驍騎倉南上瓦官寺。或有云在

城外新亭今石子堽者謬周孝侯讀書臺在武定橋東鱗蛇倉後郭文舉讀書臺在冶城今太一殿其遺址此皆灼然可據者若晉之衛玠臺在新亭南齊之九日臺在鍾山梁之望耕臺在秦淮北岸皆不可考矣

辛水東流

少橋張封公居北門橋之豆巷嘗語余三十年前有一堪輿謂之曰君宅後之河自西而東所謂一彎辛水向東流也此地宜出狀元時人以封公子孚之美

秀而文意驗在此久之焦澹園先生移居其對門至
萬曆己丑大魁天下其言乃驗而孚之亦舉乙未進
士官至長蘆鹽運使

神敬貴人

顧東橋尚書未第時年十七八家有事蚤起禱於城
隍之神甫至廟門有一軍人驚問曰是顧相公邪曰
然曰公異日必作尚書矣公怪問之軍人曰吾因赴
小教場操演起太蚤假寐於此聞廟內有人傳呼掃
除庭內曰顧尚書來吾候之惟公至故云然公謝其

人入廟禱祠常以此自負後卒官大司寇乃知世之顯貴名德人卽鬼神亦爲禮異也

路偞甲士

萬曆乙酉八月十七日 萬壽聖節時督學房御史
寰勅諸生赴禮部拜牌予時在洪武街舊居借張韞
甫雇輿往比歸方五鼓月明如晝余在輿中假寐韞
甫輿前行過供應機房路轉入珍珠橋地多葦池蔬
圃韞甫見路側無數甲士跪伏於道若有所俟者韞
甫愕然不敢出聲翌日爲余言之不知此何祥也

南都諸醫

南都在正嘉間醫多名家。乃其技各顥。一門無相奪者。如楊守吉之爲傷寒醫。李氏。姚氏之爲產醫。周氏之爲婦人醫。曾氏之爲雜症醫。白驃。李氏。刁氏。范氏之爲瘍醫。孟氏之爲小兒醫。樊氏之爲接骨醫。鍾氏之爲口齒醫。袁氏之爲眼醫。自名其家。其人多篤實。純謹。有士君子之行。常服青布曳撒。繫小皂縫。頂圓帽。着白皮靴。出入多步行。間用驢。或用轎。止黑油藤板者。如閭左婦人所乘耳。有召者必詢爲某病。非。

所治則謝不往不似今之大小內外雜症兼習也

守吉奇治

余母氏外家謝五老夫婦病感冒月餘矣飲食不可下纔屬口輒嘔噦衆醫皆以死法棄去一日楊偶過其門邀入診之曰無傷也病久已去久不飲食腹枵矣小進食或竝上爭噦胸次攬繞作惡耳試頓食之當勿藥而愈家人羣駭其說然度無可柰何姑從之遂以冷茶投粥中頓與人二大盃初尚作嘔已漸喜食食已沉睡覺而霍然起矣又一人病羸瘦委頓甚

百方不效求楊診之。楊曰：若病非藥所能愈，第於五更向煮牛肉肆中候其初熟，揭鍋蓋時，若以口鼻向鍋傍吸，取其氣久之，取其牛肉汁一碗飲之，數日可愈矣。從之果然。楊它治多類此。

艾千戶

監前西倉巷有艾老者，衛千夫長也。年至當告替。一子年十六七而脣上有贅瘤，初如豆，已漸長大如拳，觸之痛不可忍。父子相抱終日啼。一日艾老往南門歸，至內橋，途遇一道人賣藥者，試以子病語之道人。

自吾能治此。若家何許。旦當詣汝告之。翌日道人果至。診其子曰。是不難。第愈時當謝我二金耳。艾老許諾。遂出囊中藥。以一青綫繆之。繫于瘤之根。次日又至。又次日再至。語艾老曰。病卽愈矣。明日當具金謝我。翌日候之。不至。瘤如故。父子又相抱而啼。疑其給已病終已不可爲也。午飯時。其子方握匕。瘤砉然墜几上。竟無所苦。道人竟不至。其子以是年赴京襲職歸。

報恩寺塔

大報恩寺塔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地面覆蓮
盆口廣三十丈六寸純用琉璃爲之而頂以風磨銅
精麗甲於今古中藏舍利時出繞塔而行常於震電
晦冥夜見之白毫燭天自諸門涌出曼曼如彈指聲
嘉靖庚申寺被火并其護塔廊毀之塔故無恙至萬
曆庚子中其貫頂大木朽蝕者半金頂亦欹斜矣雪
浪洪恩慨然謀正之身自募化凡得金數千架木易
其貫頂之木又斥其餘資修塔廊煥然頻還舊觀矣
余嘗爲文記之無何爲其徒謁譜被逐而死於吳之

平望叢林中至今爲之惋歎陳太史魯南琉璃塔記曰廣四十尋重屋九級高百丈外旋八面內繩四方似過其實而文甚奇麗可重也

異僧

雪浪修塔時所構鷹架與塔頂埒一方僧居雪浪座下善升高時天新雨僧着釘鞋登塔之第九層從門出反身以手援簷距躍而上至承露盤中衆人自下望之爲股栗而此僧往來旋轉捷若飛猱易如平地咸詫以爲神余弟羽王親見之余謂此僧者非脇有

肉翅必膽大如斗○或能壁飛○要之彼法門中大有能
狡僧人○酉陽雜俎言唐瓦官寺因無遮齋衆中有一
少年○請弄閣○乃投蓋而上○單練鬚○履膜皮○猿挂鳥跂
捷○若神鬼○復建瓴水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欹
身承其溜焉○此人與此僧頗相似○

掘地得古鎡斗

萬曆辛亥夏五月杏花村種地人於杏樹下掘得一
銅器○大如巨碗○三足有柄○長可尺許○友人沈不疑以
爲古歃血槃非也○此正是古之鎡斗耳○字書以鎡爲

溫器其制如今有柄銚子而加三足蓋古之鼎烹大
鼎則卒難至熟故溫已冷之物一二人食則用饌也
此地不知何緣埋此且在杏樹根下數尺餘得之又
非古墓兆亦奇事

巡城

舊時臺史之巡視五城者日行間巷間地方有閭者
總甲卽執其人詣馬前咨之隨爲分割決遣而去正
德間吳文石公爲都御史各道御史於其私宅謁見
往往就所坐鄰家染坊中了城事又有湖州判者住

北門橋一御史與之善偶來拜坐其家有總甲執訟者就廳事中人決十板而去家伯祖爲余言之當時事體之簡易如此其後總甲不復途中笞稟惟開單詣御史所居宅呈治後又創造察院益爲嚴重視曩者事宜益不侔矣

輿馬

四友齋叢說中記前輩服官乘驥者在正嘉前乃常事不爲異也頃孫家宰丕揚嘗對人言其嘉靖丙辰登第日與同部進士騎驥拜客步行入部先伯祖亦

言隆慶初見南監廳堂官多步入衙門至有便衣步行入市買物者今則新甲科輿從烏奕長安中苜蓿冷官非鞍籠肩輿腰扇固不出矣又景前溪中允爲南司業時家畜一牝羸乘之以升監旁觀者笑之亦不顧今卽幕屬小官絕無策騎者有之必且爲道傍所揶揄憶戊戌己亥間余在京師猶騎馬後壬寅入都則人人皆小輿無一騎馬者矣事隨時變此亦其一也

俗侈

南都在嘉隆間諸苦役重累破家傾產者不可勝紀而閭里尚多殷實人戶自條編之法行而雜徭之害杜自坊廂之法罷而應付之累止自大馬重紙之法除而寄養賠賊之禍蘇自編丁之法立而馬快船小甲之苦息然而民間物力反日益彫瘵不自聊者何也嘗求其故役累重時人家畏禍衣飾房屋婚嫁宴會務從儉約恐一或暴露必招扳累今則服舍違式婚宴無節白屋之家侈僭無忌是以用度日益華靡物力日益耗蠹且曩時人家尚多營殖之計如每歲

赴京販酒米販紗段販雜貨者必得厚息而歸今則
往多折閱殆是造化默有裁抑盈虛之理故難偏論
也

女肆

余猶及聞教坊司中在萬曆十年前房屋盛麗連街
接弄幾無號地長橋烟水清泚灣環碧楊紅藥參差
映帶最爲歌舞勝處時南院尚有十餘家西院亦有
三四家倚門待客其後不十年南西二院遂鞠爲茂
草舊院房屋半行拆毀近聞自葛祠部將回光寺改

置後益非其故矣。歌樓舞館化爲廢井荒池，俯仰不過二十餘年間耳。淫房袞止，此是維風者所深幸然，亦可爲民間財力虛羸之一驗也。

玄帝靈籤

北門橋有玄帝廟，相傳聖像乃南唐北城門樓上所供者。後移像於今廟。廟有籤，靈驗不可勝紀。人竭誠祈之，往往洞人心腹之隱，與禍福之應，如面語者。余生平凡有祈靡不奇中。乙酉余一十四歲，女偶病，祈之報云：小口陰人多病厄，定歸骸骨到荒丘已而。

果坳庚子余病三月祈之報以宜勿藥候時四月祈之報云病宜增骨瘦且如柴已而果然五月祈之報云而今漸有佳消息是月病果小減六月祈之報云枯木重榮此月肌肉果復生騁騁向平善矣余嘗謂帝之報我其應如響迄今不敢忘冥祐也它友人祈者尤多奇應

龍龜

張韞甫言其鄰人歟飯時有龍龜墮碗中亟摘去之啖其飯遂患腹痛至不可忍醫百方療之不效不知

其爲鼈龜毒也。久之痛漸下至腎囊遂破從瘡中出
鼈龜數枚。豈墮碗時遂遺種邪。此與宋人洗足海中
蛤精入踵事相類。非徐才伯之神那能辨者。

產怪

萬曆癸丑四月前叅將某某家一僕婦產巨卵五色
者一餘漸小至數十枚不知何故意必爲蛇所交而
成。又一家僕妻產物如蟹。婆姍能行。又穩婆劉氏爲
家人言曾遇婦人坐蓐產蝦蟆數十者。今丁巳春下
關一婦產一夜父二頭赤髮共身有聲口齒人跳踉

欲上屋穩婆手掣之扼而死天壤之間何所不有人之產物與牛馬之生人要之必有所因可臆而斷世人以耳目所不習遂見爲怪耳程生馬馬生人物類變嬗寧有極哉

白兔白猿白鼠

癸丑五月初七日雨後鎮江人徐某牛市寓中有一白兔江夏星士汪應龍持來閱之毛白如雪眼赤紅頗馴擾能出入人衣袖中亦奇物也徵所自得云自天台山中山有一洞洞有白物者五一猿一鸚鵡一

穿山甲一蜈蚣而蜈蚣尤奇身長尺餘脊之兩緣如
眞珠者鱗比晶瑩異常兔爲黃工部貞甫買去此中
士人多爲詩詠之

石碌金都閩流寓南都家有白猿一隻長可二尺許
眼與面及胸皆赤色毛如雪而膚性頗馴不似它狙
狹之躁動也時時閉目危坐似習禪定者金以銀六
十兩易得之

余家淮水飲虹橋北河房爲家僮所居中有白鼠若
初生者僕輩時見之白物不必長年亦不必瑞世自

有此種不足爲異

紅鶩

王貢士忠徵官全椒學博夏日同知縣樊玉衡禱雨
樊屬王詣壇釘桃椿倏見空中有如大紅鶩者飛甚
迅盤旋王頂上頃大震雨遂霽乃知世所畫霆神脇
有兩紅翅亦自有據也癸丑六月六日王之子履泰
與余言于門樓中

烏龍潭

余友俞公仲茅曾同數友人泛舟於石城門內之烏
客座贅語

龍潭時日已暮矣舟在潭北忽見潭南水面有物浮出黑而長可數尺昂首望北而行水輒全涌舟中人驚呼之遂沒元金陵志言輿地志宋元嘉末有黑龍見玄武湖側今潭近湖疑卽當時所見之處按今潭去湖絕遠志又言潭在永慶寺之前今去寺亦相懸且在寺之後數里意元人修志者未嘗親履其地祇以所傳間書之故多乖舛若此耳或又言今所云潭是舊湖地潭自在今京旗手大倉中有大池深澄有龍在內不知然否

盧苑馬

盧苑馬公璧舉嘉靖戊戌進士歷郡守至今官生平抱苦節宦歸行李蕭然室廬皆先世遺無所增置性好菊宅傍有園公手藝菊其中廣求異本至數百品躬搔抑灌漑之秋時花發召客宴賞累日自餘閉門晏坐間讀醫書訂藥品意泊如也余目中所睹士大夫清介此公爲首以子姓不甚顯人遂鮮知之者頃郡數舉鄉賢祀如此公竟不得與俎豆之列可爲浩歎

讀書五色筆

外父少治公嘗謂余言先輩蔣公名滋上元人成化丁未進士官參議其少爲諸生所居在下街口門有樓二間卽公讀書處也後罷官歸猶讀書其上杜門掃軌人罕覲其面有通鑑綱目一部每閱一過卽以一色筆圈誌之凡數閱五色皆備所批字畫精謹深可寶玩此不惟見前賢操履清貞矯矯人外卽其終身學古無它耆好亦當時醇樸寡欲之一端也沈韓峯侍御看綱目亦用五色筆前輩讀書用意大都爾

爾今人鹵莽言之使人慨歎深

盛仲交

盛貢士時泰在慶曆間以才名噪一時楊用修王元美二先生皆與之友稱譽之博南爲其所居蒼潤軒作記弇州贈詩有盛子來金陵醉眼天模糊能令陸平原不敢賦三都之句每有撰述伸紙落筆滾滾不休頃刻萬言可就紙盡則已否則更揮而足之詞意清曠磊落超軼絕塵真異材也善畫水墨竹石人謂有洋州眉山之風生平不問家人生產爲子敏耕娶

婦妻沈孺人囑其勿它適薄暮偶一友人過之言將
之城南某寺仲交欣然偕往比親迎四覓仲交不可
得已閱數日方歸人問適從何處來乾笑而已其任
達如此

小九華

胡長白家武學右袁府巷偶鋤後園地忽鏗然有聲
異之以手擘土見一研山埋其下出之長可尺許高
數寸峯巒崎崕森秀紋如胡桃色黝然真几案之佳
物也長白以形類九華因名小九華如東坡先生仇

池石故事手自爲記屬友人咏之按此地在南唐爲
宮內傍有護龍河石甃尚在元則爲龍翔寺矣石不
知何時入土中

梁八老

梁刺史名檼檼之父曰梁八老俠烈士也刺史以嘉
靖丙午舉于鄉宴客召伶人爲劇所食伶者櫂也伶
于筵前發科牘之八老怒陰部署家人椎一豕烹之
欵梗米三斗爲飯以二大甕酒佐之賓退局戶呼伶
前曰來若何等人卽噉櫂何不足若所乃敢當筵訕

我今爲若具食而輩立噉盡否則斃汝鼠子言訖
左右持白梃者林立侍伶跪伏泣涕咿嚁請命久之
不解而八老最鍾愛其長女伶之黠者知之潛懇其
僕達于女女乃急呼八老入旣入而家人私以梯縱
伶升屋踉蹌遁去自是八老每讌諸伶廩廩亡敢或
偃蹇者

欽天監爲順天府丞

嘉靖中周公相由天文生歷官欽天監監正加順天
府丞公洞曉歷算占候之術嘗與唐荆川先生反復

辨難家有所著書數大冊皆言曆法今亡矣公恒言
候占星宿不但知其分野度數而已其光色星星不
同要須隔紙窓隙觀之一見其光便知爲某星百
不失一方可言占候耳此昔人論星所未及公孫元
舉萬曆乙未進士

沈侍御

前輩士大夫致政在林下者類杜門謝交游郡邑大
夫至終任多不識面曾聞沈侍御越罷官歸日坐樓
上寫書以三錢雞毛筆抄至數十百冊親友亦不數

相見汪公宗伊爲南部郎。公接部日所薦官也。執門生禮候公辭不見立赤日中數刻僅一接之。汪公歎息而去其簡遠如此。在今日則亦有不能遂其高者矣。後公當舉鄉賢。汪公官大京兆。以公門人引嫌不敢申院。遂中輟。公論至今以爲闕典。

王奇

王奇爲諸生通天文卜筮星數之學。後以事被褫。乃以術游四方。成化中來金陵。三原王公在兵部方爲權貴。所尼屬奇筮之。奇曰。公歸矣。越三載其起當銓

衡乎已而果然吏部官欲黜二御史問其命奇曰命
豈宜問于公哉進退人林固有不在命者不對而出
刑部逸重囚主者屬奇筮之遇恒之大過奇曰五爲
囚罔賊入矣其焉逃之計其獲日與時皆不爽聞者
皆色然駭悚指揮妻死將斂其女病問命于奇奇曰
女固亡恙其母亦且未死後當生二子卽欲斂其必
越年午時妻復生後果生子二人王郎中應奎問命
奇曰是火氣太盛若官之南所至必有火灾後守台
州既上三月郡中災十室九燼王以疾去其他奇中

尚多奇天台人無錫邵文莊公爲傳其事

奇術

王元吉

方正學先生志元吉墓載其事曰元吉年十四歲饑與兄行耀寧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元吉不爲動徐給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邪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爲然散去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守將閉門伏不出福壽憂不知所爲元吉造門請見論事福壽起

問訣答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福壽從其言既而潘甲果自來執殺之也先失勢所自敗去元吉絕不以語人久之上得江淮卽金陵爲帝元吉因嘆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自給卒以布衣終奇計前似李穆之于宇文泰後似王文正之待趙元昊不讀書而闇

合奇士也。

溪漁子

溪漁子王顯江寧人少脫略不拘讀書不肯帖帖諸生間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間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從之游者天台林右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于爲文張穀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於一世顯游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卽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

出酒相飲揜衣跣行起舞爲樂驪聲撼數百家
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
生或不識其爲人共駁指笑之以爲真狂或又疑其
爲神仙人云顯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怒馬行衆
人中見者爭視之否則被汙垢短衣逐躡市人後市
人呵之弗辭也後忽盡晦所爲買書數千卷伏讀之
爲文章奇偉伉儷然自以自名嘗曰漢無儒者唯賈
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贊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
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耳不然多讀書何爲

李疑

宋太史濂李疑傳曰李疑者居通濟門外間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願假榻疑許諾延坐汎室具床褥爐竈居之徵醫師視脉躬爲煮糜煉藥旦莫執手問所苦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漫大衾席穢不可近

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而發囊誌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共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郤弗受反贍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

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儻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真義士似杜環

客座贊語卷七終